

地獄之南

《新不了情》導演

潘壘

著

地獄之南



潘壘
—
著

潘壘全集08 PG1235

新銳文創
INDEPENDENT & UNIQUE

地獄之南

作 者 潘 壘
責任編輯 劉 璞
圖文排版 周妤靜
封面設計 王嵩賀

出版策劃 新銳文創
製作發行 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114 台北市內湖區瑞光路76巷65號1樓
電話：+886-2-2796-3638 傳真：+886-2-2796-1377
服務信箱：service@showwe.com.tw
<http://www.showwe.com.tw>

郵政劃撥 19563868 戶名：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展售門市 國家書店【松江門市】
104 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209號1樓
電話：+886-2-2518-0207 傳真：+886-2-2518-0778

網路訂購 秀威網路書店：<http://www.bodbooks.com.tw>
國家網路書店：<http://www.govbooks.com.tw>

法律顧問 毛國樑 律師
圖書經銷 貿騰發賣股份有限公司
235 新北市中和區中正路880號14樓
電話：+886-2-8227-5988 傳真：+886-2-8227-5989

出版日期 2014年12月 BOD一版
定 價 280元

版權所有・翻印必究（本書如有缺頁、破損或裝訂錯誤，請寄回更換）
Copyright © 2014 by Showwe Information Co., Ltd.
All Rights Reserved

Printed in Taiwan

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

地獄之南 / 潘壘著. -- 一版. -- 臺北市 : 新銳文創,
2014.12

面 ; 公分. -- (潘壘全集 ; PG1235)

BOD版

ISBN 978-986-5716-35-6 (平裝)

857.7

103021430

地獄之南

潘壘
—
著

無擾為靜，單純最美

宋政坤

記得三十年前大二那年暑假，我一個人待在陽明山，窩在學校附近的宿舍裏——避暑、看書、打球，日子過得好不愜意。那時候我瘋狂的迷上讀小說，其中最喜歡且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潘壘寫的《魔鬼樹——孽子三部曲》、《靜靜的紅河》（以上皆聯經出版）。那年暑假我糾結在潘壘筆下小說人物的內心世界裏，山與海彷彿都充滿著熱與火，劇情結構好像電影，有鏡頭、有風景，愛恨糾纏，直叫人熱血澎湃。那是我年輕時代裏最美好的一個暑假，此後就再也沒有過。總覺得那年暑假帶走我少年時最後一個夏季！那段山上讀書無憂無慮的日子，在我記憶裏總是如此深刻。

之後幾年，我一直很納悶，像潘壘這樣一位優秀的小說家，怎麼會突然就銷聲匿跡似的，再也不見蹤影？難道他已經江郎才盡？或者他早已「棄文從影」？又或者他是重返故鄉，至此消逝於天

涯？我抱持這樣的疑惑，直到真正遇見他本人。

那是十年前（二〇〇四年）某天下午，《野風雜誌》創辦人師範先生，很意外地帶著一位看起來精神矍鑠的長輩造訪秀威公司。當他們突然出現在辦公室時，我一時還真有點手足措，當時我正和幾位同仁開會，小小的辦公室擠不下更多的人，開會的同仁們見狀一哄而散。我一得知坐在師範身旁的就是作家潘壘時，當下真是驚訝到說不出話來，不是矯情，真正是恍然如夢。因為有太多年了，我幾乎再也沒有聽過潘壘的消息；就像已經有太多年了，我幾乎忘掉那一個青春的盛夏！

我們好像連客套的問候都還沒開始，潘壘先生就急著問我是否有可能重新出版他的作品，而且如果能夠的話，他想出版一整套完整的作品全集。我當時才確認，潘壘八〇年代以後再也沒有新作問世。他突然丟出這個難題，我一時竟答不出話來，想到這套作品至少有上百萬字，全部需要重新打字、編校、排版、設計，這無疑將會是一筆龐大的支出，以當時公司草創初期的困窘，我實在沒有太多勇氣敢答應。對於這麼一位曾經在我年輕時十分推崇而著迷的作家，竟是在這樣一個場合下碰面，我實在感到十分難堪。在無力承諾完成託付的當下，我偷偷地瞥他一眼，見他流露出一抹失落的眼神，老實說，我心情非常難過，甚至於有一種羞愧的感覺。這件事、這種遺憾，我很少跟別人說，卻始終一直放在心上，直到去年。

去年，在一次很偶然的機會裏，我得知國家電影資料館即將出版《不枉此生——潘壘回憶錄》（左桂芳編著），秀威公司很榮幸能夠從中協助，在過程中我告訴編輯，希望能夠主動告知潘壘先生，秀威願意替他完成當年未竟的夢想，這次一定會克服困難，不計代價，全力完成《潘壘全集》的重新出版。對我來說，多年的遺憾終能放下，心中真有一股說不出來的喜悅。作為一個曾經熱愛文藝的青年，已屆中年後卻仍有機會為自己敬愛的作家做一些事，這真是一種榮耀，我衷心感謝這樣的機會，這就像是年輕時聽過的優美歌曲，讓它重新有機會在另一個年輕的山谷中幽幽響起，那不正是我們對這個世界的傳承與愛嗎？

最後，我要感謝《潘壘全集》的催生者師範先生，感謝他不斷給予我這後生晚輩的鼓勵與提攜；同時也要感謝《文訊雜誌》社長封德屏女士，感謝她為我們這個時代的文學記憶保存許多珍貴的資料；當然，本全集的執行編輯林泰宏先生，在潘壘生活的安養院裏花了許多時間跟他老人家面對面訪談，多次往返奔波，詳細紀錄溝通，在此一併致謝。

無擾為靜，單純最美。當繁華落盡，我們要珍惜那個沒有虛華、沒有吹捧，最純粹也最靜美的心靈角落。當潘壘的生命來到一個不再被庸俗干擾的安靜之境，當他的作品只緩緩沉澱在讀者單純閱讀的喜悅中，我想，一個不會被忘記的靈魂，無論他的身分是「作家」，或是「導演」，都將永

遠活在人們的心中。

謹以此再次向潘壘先生致敬！

二〇一四年八月一日

微雨的黃昏。這班廣九快車拖著短短的幾節車廂，有氣無力地緩緩駛過這個冬天的，枯黃而顯示著死亡意味的原野。

鉛灰色的天讓人有沉重的感覺，而沒有晚霞暮靄的黃昏卻帶來更深濃的悲愁。尤其是路旁枯樹上，被驚起的寒鴉所發出的那種乾澀的囁叫，彷彿就是在證實那個即將到來的不幸的徵兆。這種威脅，幾乎比他們（列車上大部份的旅客）心靈上那個比魔鬼還壞的威脅更甚。因為，這兒已接近他們朝夕相望的——夢的邊緣！

這兒已接近生與死的邊緣，光明與黑暗的邊緣。還有短短的一段行程，列車便要到達這段行程的終點：深圳。

在列車後段其中一節車廂裡，朱克從上車開始，便一直站在座廂外的車門過道上。他不進座廂去的原因，並不是由於裡面太擁擠；相反的，裡面的旅客非常寥落，差不多每個人都可以佔有兩個

以上的位置。他非但不進去，而且他還十分機警的將身體躲藏在走道的轉角上，不讓車廂裡的人看見自己。

他穿著一件很舊的黑大衣，一頂灰色的呢帽低低的壓在額上，使他的臉部幾乎整個的藏在帽簷的暗影裡。他站著，背靠著板壁，他那雙發光的眼睛裡面閃爍著一種奇異的光澤；雖然他在極力抑制，強作鎮定，可是，它仍然是那麼強烈的流露出來。有些時候——當他故意忘掉一些甚麼可怕的事情的時候，他那略為寬濶的嘴角便會有一種極其自然，而且充滿幸福的笑意浮現出來。但，每次，當他正要從這種酩酊中找尋那已失落（應該說是被他拋棄）的生活、理想和記憶時，他隨即又醒覺過來。在這一瞬間，他的整個意態所顯示的：是極度的恐懼，以及對即將到來的厄運無法防範的絕望和憂慮。於是，他緊張地向四週窺望，直至他認為自己適纔的思想並沒有被背後，或者隱藏在甚麼地方的「眼睛」覺察出來時，他纔鬆下這口氣。

現在，他又重複了一次這種情形。不過，這一次他並沒有疑神疑鬼的，害怕甚麼人會發覺他的這種思想。因為兩邊的車門是關起來的，只有他自己站在這狹窄的走道上。所以，這次他想得很遠，遠得使他幾乎懷疑這就是事實。他的眼睛透過門窗，迷失在外面那片蒼涼的原野上。他彷彿看見：天是那麼藍，金黃色的稻田在暖風中起伏，鵝鵝在林子裡叫……

突然，一個小站在車笛的響聲中掠過他的眼前，他的心隨即緊縮起來。時間的接近和縮短，愈來愈使他不安了。他緊閉眼睛，制止著自己的激動，然後隨手摸出一支捲曲的香煙啣在嘴上。當他的右手伸到大衣袋裡找火柴時，他驀然可怕的睜開眼睛，隨手將香煙扔掉。

他那隻手心滲著汗液的右手，在大衣袋裡緊緊的捏著那副冰冷的手銬。

他隨即又恢復原有的鎮定，將身體向座廂的甬道口移過去，然後側著頭向裡面窺望。他看見他的目的物仍然坐在右邊那個面向著他的，靠窗的座位上。在讀著報紙。

「過去吧，你還在等甚麼呢？」他聽見自己的另一種聲音在說：「假如你這樣讓他逃掉了的話，你想過會有甚麼後果嗎？——去呀！這是你的任務！」

他故意回轉頭，露出一種狡黠的笑意，像是已從這種違抗中得到了滿足。

「怎麼不可以呢？」他在心裡問自己：「這是一個難得的機會。如果你放棄了，就要拿一生的痛苦來後悔這件事情了！」

他同意了心裡的話。於是他的右手在大衣袋裡堅定地將手銬放開，然後又摸出一支香煙，將它點燃。很快的，他又陷入沉思裡……

座廂裡面。也許是由於人數太少，使車廂裡的旅客們心裡發生一種奇怪的，不安全的感覺；似乎車廂裡面應該像以前的那些日子一樣，擁塞得滿滿的——如果是這樣的話，現在他們就可以將自己躲藏在那些人裡面。至少，空氣也會比目前活潑暖和一一點。

現在，他們冷漠地坐著，面容憔悴，眼色困倦而失神，直直地望著一個甚麼地方；彼此很少交談，彷彿談話是被絕對禁止似的。甚至連嬰孩們也受了這種氣氛的感染，好奇的睜著大眼睛，安靜地睡在母親的懷抱裡。他們除了身體隨著火車節奏單調的路軌聲在微微的擺動外，幾乎可以說是被膠在座位上；連思想也被凝固於這種無形的激動中。

以整個車廂來說，要算右排坐在反方向的座位上讀報的那個人最安閒。他穿著一套半舊的灰色青年服，身材高而略為顯得荏弱。他讀報的耐心，使坐在對面左排走道旁的一位少女感到驚訝，雖然她也在專心的看一本小說。假如說，她斷斷續續的停下來，以一種好奇的眼光去打量對面的那個男人，是由於看這本小說，只是為了排遣旅途上的寂寞（她曾經看過好幾遍）；不如說，那個年輕

人的某一種動作和態度使她不解。

她想：他這份報紙最少也看了兩三個鐘頭了，他始終沒有將報紙反過來看，同時，即使他們之間的距離那麼近，她仍然沒有機會看清楚他的面貌。她記得，當她和自己的父親上車時，他已經坐在那兒讀報了。她只粗略的看見他的側面，是屬於瘦削的那一類型的。現在當她的眼睛又離開手上的書時，坐在她身旁的老人制止地用肘拐碰碰她。

她望了父親一眼，露出一絲微笑。

「這個人真奇怪！」她靠近老人輕輕地說。

「別去管人家。」老人慈愛地呵責。然後回頭向窗外望；窗外暮色更滿，原野現出一個灰色的輪廓。

「快到深圳了吧！」老人喃喃地說。

「快了，」少女回答：「大概還有個把鐘頭。」

「聽說石龍茶山附近，他們時常……」

「爸，」她拉緊老人的手臂，低聲安慰道：「不會這麼巧的！就算碰著了，也只不過耽擱幾個鐘頭，換幾根路軌，不會有甚麼大麻煩。」

老人苦澀地笑笑。女兒的樂觀雖然增強他的信心，但在另一方面卻又加深他的憂慮。他總覺得，到目前為止，這一段旅程的順利並不是一個好的預兆，似乎應該受到一點小周折纔合理的。

其實，他自己也很明白，在精神上，他已經整個崩潰了，他再也不能受到任何一點點刺激。從那個所謂「偉大而光明的日子」開始，他所遭遇的事情使他懷疑自己是怎麼生活過來的。他並不怎麼富有，但他非常珍惜自己數十年在窮困中掙扎，刻苦地建立的事業。可是，現在整個完了，他被「反」了出來，老妻病死，那個聰明壯健的兒子被送到北韓去當炮灰……

這些都已經過去了嗎？他驟然畏縮了。

於是，他緩緩地回過頭，以一種憐惜的目光注視著唯一的一個女兒。從她那秀麗的容貌中，他窺見已死去的老妻和兒子的影像，以及以往那些幸福的生活。一種強烈的，深潛於靈魂中的慾望開始熾旺地燃燒起來——為了要彌補他的遺憾，他勉力振作自己，想盡種種方法，要逃出這個悲慘可怕的地方。現在，他們經過一段漫長而疲憊的旅程，快要到達死亡的最後一個驛站。假如命運能夠對他們仁慈一點的話，他們便可以到達那個夢魂縈繞的世界，獲得眾多的人所失去的，寶貴的自由了。

但，他隨即又軟弱地垂下頭。因為，他知道，雖然到達深圳是這段旅程的終點；可是要越過魔